



詩景宋旗黑

陳白塵

少年兒童出版社

黑旗宋景诗

陳白塵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用小說体裁寫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領導農民武裝黑旗軍，對地主階級和封建統治者進行革命，不但擊敗了地主的武裝，而且屢次大敗清專制王朝的軍隊，最後參加了太平軍，與捻軍的聯合部隊，一同殲滅了僧格林沁的數十萬大軍的故事。

黑 旗 宋 景 詩

陳 白 塵 著

湯又方繪圖·裝幀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社1035 (高)

開本787×1092 1/28 印張45.7 字數88,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3) 0.30元

重要人物表

宋景詩，黑旗軍的領袖

宋景禮，宋景詩的二弟

宋景書，宋景詩的三弟

張崇德，宋景詩的舅表兄弟，黑旗大將

楊殿乙，渾名楊二馬騮，宋景詩的姑表兄弟，黑旗大將

劉厚德，黑旗大將

宋母，宋景詩的母親

霍春姐，宋景詩的妻子

夏七，冠縣的一個小伙子

小鳳，夏七的表妹

閻老三爹，貧農

趙八迷糊，貧農

許三哈哈，貧農

張逢海，帶了隊伍投奔黑旗的

薛法起，帶了隊伍投奔黑旗的

薛禮，參加黑旗的青年

夏三姑，黑旗將領

朱登峰，黑旗將領

馬岐山，叛徒

王占鰲，叛徒

郭五爺，崗屯的一位鄉親
邱小七，夏七的兒子

楊泰，冠縣的白蓮教首領，率領綠旗
張玉懷，黃旗首領
程順書，白旗首領
楊朋嶺，楊泰的兒子
卞老文，紅旗首領
張錫珠，白蓮教首領之一

張宗禹，梁王，太平軍領袖（原來是捻軍）
賴文光，遵王，太平軍領袖

朱瑞果，冠縣知縣
秦際隆，東昌府知府
僧格林沁，蒙古科尔沁親王
譚廷襄，山東巡撫
勝保，欽差大臣
西凌阿，蒙古都統
恒齡，副總管，署理直隸提督
劉長佑，直隸總督
董槐，堂邑知縣
丁寶楨，山東臬司

克迺，英國人，洋槍隊長

楊鳴謙，柳林鎮的大財主，民團團長

王二香，崗屯民團的團長

范景唐，范寨民團的團長

王占基，范寨民團的隊長

楊鳴皋，柳林民團的副團長

楊樹猷，柳林楊鳴謙的侄兒

—

太平天国十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山东西部爆發了一次農民革命，建立了農民武裝，叫黑旗軍。黑旗軍的領袖是宋景詩。

宋景詩是山东堂邑縣小刘貫庄人。小刘貫庄在縣城西北約五十里，靠近冠縣地界；它西北三里地是崗屯，東北十二里地是柳林。——這是它附近的兩個大鎮。

宋景詩生在道光四年（1824年）。他祖上是山西洪洞縣老鸛窩的人，在明朝，朝廷強迫山西人民向山东移民，老鸛窩一帶的貧農就都搬到堂邑縣來。他祖上都是貧農，到他父親，一家五六口人，不到十畝地，不夠吃的。一年，為了災荒，農民抗糧鬧漕，他父親被官府抓去殺了。留下宋景詩弟兄三人，二弟叫宋景禮，三弟叫宋景書。

宋景詩小時候在小刘貫庄讀過一兩年書，到十來歲，就在附近各村庄轉來轉去，替地主們做短工。後來又干過各式各樣的行當：燒窑，打鐵，推車；也做些小買賣——賣蠟，賣油醋，賣豆腐；有時候軋棉花子，有時候販賣“私鹽”；他也當過兵，販過馬；到後來又打拳賣藝，替地主保家護院。

宋景詩和当时魯西一帶農民一樣，从小起，就酷愛武藝。那時到處都有武場子，但是他沒有錢，拜不起師父，不能加入場子練武，便偷着學。一次，他在外邊跟人家比武，打敗了，本莊子的人認為丟了臉，才讓他加入場子練武。他拜過很多師父，但凡有一門武藝高強的，他都拜人為師。其中最有名的是西汪村的孫汝敬。——當地人稱他“孫老敬”。

孫老敬是個有了不起本領的人，收過不少徒弟。但他收徒弟並不要錢，還供吃喝，供衣穿。因此把一份產業都花光了，成了個貧戶。宋景詩拜孫老敬為師的那天，特地穿得整齊齊齊。孫老敬朝他一看，便對自己老婆要糞插子去挑糞。宋景詩一听，便說：“我去。”馬上把衣裳一脫，褲腳一卷，跳進糞池就挑起糞來。孫老敬這才頭點點，答應收他為徒。

太平天國四年，即咸豐四年（1854年）春天，太平天國第二批北伐軍過山東，攻克冠縣和臨清，並在冠縣清水集駐過兵。清水集雖然屬冠縣，但離小劉貫莊只有十來里路；孫老敬的家在西汪村，離清水集更近，只有三里地。他們當時約了好幾十人去清水集歡迎太平軍，孫老敬和十幾個徒弟就在此時跟着太平軍走了。不久，清軍破了臨清，太平軍退走，孫老敬和徒弟們又回到小劉貫莊，過了一夜。第二天孫老敬把徒弟留下，自己一個人跟着太平軍往南去了。臨走的時候，徒弟們對孫老敬磕了一個頭，師徒們就算分手了。後來這十幾個人就留在小劉貫莊，都成了宋景詩的朋友。孫老敬走后，留下一枝鐵杆槍，槍杆有茶杯口那麼粗；大家說，這是老師的，不許動，就供起來。

宋景詩學得一身好武藝，力大過人，百十個人近不得他身。太平軍退走以後，他就到處打拳賣藝，在江湖上結交英雄好漢。有時替地主人家保家護院，借此遮掩耳目，和外邊聯絡。

宋景詩長的身材高大，四方黑臉，濃眉大眼，額上有顆黑痣。他愛穿一身黑衣裳。他性情柔和，不暴不躁，對人很慈祥，也很直爽，更講義氣。平常不愛講話，小時候大家都叫他“宋了頭”或者“宋妞兒”。到他起義以後，老年人還這末叫他。可是他愛打抱不平，遇見貧苦農民受人欺負，他就挺身出來幫忙。有一次他看到官差下鄉催糧，趙八迷糊窮得交不出糧，官差便把他鎖了往城里帶。宋景詩路見不平，出頭爭論，把官差打了，因此被關進牢里。這樣的事很多，宋景詩也不止一次被抓進牢去，但他朋友多，人緣好，都被救了出來。

太平天國七年——咸豐七年(1857年)起，山東各州各縣一連鬧了四年災荒。當時一畝地收一斗麥子就算好的，老百姓都只能吃糠咽菜了。但衙門里征收的“地丁”〔注一〕“漕糧”〔注二〕，一個不得少，財主好戶的地租照樣催逼，農民們真是走投無路了。偏在這時候，大清朝廷因為跟太平天國連年打仗，軍費不夠，又向山東人民開征一筆團練費。當時山東東昌府一帶土地好壞不同，繳納錢糧分大糧、小糧兩種，大糧是好地，都在地主手里，錢糧繳得多些。但在征團練費時，衙門里偏着財主好戶，不分大小糧一樣征收，這就是叫繳小糧的貧農們更加吃虧了。老百姓本來已經繳不出這筆團練費，這一來更是火上加油。

這件事傳到了堂邑縣崗屯一帶，老百姓都呼冤叫屈，紛紛議論。當時可惱怒了愛打抱不平的宋景詩，他正在崗屯街上賣豆腐，一聽到老百姓的議論，就嚷嚷起來說：“這不行！太不公平了！這筆團練費不要完！”

崗屯周圍的老百姓，都來圍住宋景詩。宋景詩說：“不管繳多繳少，

〔注一〕地賦和丁賦，就是包括地租和人頭稅的一種稅。

〔注二〕糧稅。

都活不下去了！只有抗糧！”他丟了豆腐担子，就率領着男女老少，扛着木鋤、鋤頭、鐵鋤、扁担，一齐拥到縣城里去。各村各庄听說宋景詩帶頭了，都跟着進了城，一下聚了一兩万人，把一座縣衙門挤得水泄不通。

宋景詩对縣官說：“把这些木鋤、鋤頭都交給你，我們地也不要种了；橫豎种了地也不够繳錢糧的。以后你也不要征我們的地丁、錢糧，更不用說团練費了。”

当时有个張崇德，渾名叫“狼头罐”，是宋景詩的舅表兄弟。他为人憨厚老实，不大懂得人情世故，只佩服宋景詩一个人；宋景詩說什么是什麼。他力大無窮，看見縣官不肯答应，一手推倒縣衙門前的石獅子，把縣官吓得渾身發抖。还有个楊殿乙，渾名“楊二馬韃”〔注〕，是宋景詩的姑表兄弟。他为人精明能干，有一身好武藝，能騎韃馬，会鐙里藏身。他当时呐喊起來：“到底免呀不免？”

众百姓也随着大声吼叫，大声辱罵，把一座縣衙門吵得天翻地复。

縣官看宋景詩人多势众，既不敢动武，又不敢真收下老百姓的農具，便只好當場承認免征团練費。

有个刘厚德，是小刘貫庄的，也有一身武藝。他年歲大了，經驗多些，他問：“憑什么呢？你說免了，將來又要征，怎么办？”

刘厚德要縣官立碑为記。縣官答应先出一張告示，并盖上大印，讓大家相信。至于立碑，他說一时赶不及，随后就办。

抗糧勝利了，老百姓都欢天喜地离开縣衙門。他們敲鑼打鼓，鳴放鞭炮，慶祝勝利。又找了一段紅綢子，替宋景詩挂了紅，表示感謝。

〔注〕 韃，音刁马（原讀ㄉㄧㄢˇ），墊在鞍子下面、搭盖在驃馬背上的东西。“韃馬”是不备鞍韃的馬。“楊二馬韃”意思說能騎韃馬。

宋景詩兴高彩烈的回了家。但一進門，看見他母親板着臉在生氣，心里便發慌了。原來宋景詩對母親極為孝順，凡事都不肯拂母親的意。前几年他去迎接太平軍，本想跟着孫老敬一起隨太平軍走的，就因为母親不願意，沒去成。平时宋景詩在外邊打抱不平，回家來也都受母親的抱怨。她說：“做官的都是狼心狗肺，你跟他們作對，會有你沾的便宜？”每回挨了罵，宋景詩都对母親陪不是，說下回再也不管閑事了。可是事到臨頭，宋景詩又忍不住打起抱不平來，宋母也拿他沒辦法。这天宋母已經知道宋景詩領人去抗糧了，正跟媳婦霍春姐耽心受怕地等着，一見他回來，滿心的欢喜，但又板住臉問他到哪兒去了。宋景詩起初还想撒謊，春姐使个眼色点醒他說：“娘已經知道了。”

宋景詩沒有話說了，便像个小孩子似的膩住母親說：“娘，兒子下回再不干這種事了。今兒實在沒有法，鄉親們都活不下去了。”

宋母聽說兒子領頭抗糧居然抗住了，心里何尝不喜欢。可是她閱歷多了，終于不放心。她想讓兒子躲過風險，便說：“你明兒還是到膠東販鹽去。”宋景詩滿口答應着，說：“好，明兒就去。”

可是春姐心里明白，這不是他的真話。晚上睡覺前，看見丈夫在收拾刀槍，便問他：“你真到膠東販鹽去？”宋景詩知道瞞不過春姐，便告訴她：如今各州各縣都在抗糧。今兒这里是抗住了，可是下一步該怎麼辦？他想到各地去拜訪白蓮教的朋友，求求教。因为許多州縣都是白蓮教在領着抗糧。

春姐听了好不难过，她知道这是件好事，但又怕他有危險；她不能阻攔他，可他一走，還得在婆婆面前替他遮掩。她一肚子委屈，只說得一声：“你呀！”可再也說不下去。

宋景詩用好話安慰他的妻子，說抗糧已經抗住了，不會有什麼事。可是話沒說完，狗叫起來了，遠處閃動着火把。宋景詩叫聲不好，一口吹熄了燈，提了短刀便跳到院子裡去。

門外人聲嘈雜，只聽見有人說：“不要吵，縣大老爺說要捉活的，先把四面圍起來。”

春姐趕出來替他披上棉襖，抓住他的手低聲問：“怎麼辦？怎麼辦？”宋景詩在門縫裡一看，先用石頭抵住門，一邊罵道：“狗縣官！上他的當了！”他牽出馬又對春姐說：“你別怕，他們逮不到我。可是娘她老人家——”春姐一低頭，一咬牙，說：“娘有我，你走吧。”

可是宋母已經趕到院子裡來了，她抱着一口腰刀，那是她死去的丈夫留下的；她想起使刀的人，含着眼淚對兒子說：“事到如今，別管我了。你帶着它！”

這是她對兒子的鼓勵。宋景詩心裡明白，可一時說不出話，只叫了聲：“娘！”

這時嘩啦一聲，大門已經被打開了，幾十個官兵舉着火把，晃着刀槍，正要衝進門來。宋景詩大叫一聲：“怕死的躲開！”舞起刀，躍馬一衝而出，砍倒幾個官兵，向黑地裡奔去了。

官兵們連跌帶爬，大聲嚷叫着，跟在後面向黑地裡追去了。

春姐回頭對宋母剛叫一聲：“娘！”就不由哭起來了。宋母倒異常平靜，她安慰媳婦說：“別怕，難道說父子兩代都死在抗糧上？他們捉不到他的。”

宋景詩是捉不到的，可是當天去抗糧的人當中，一些露頭講了話的，在這天夜裡都被捉去了。像楊殿乙、張崇德、劉厚德這班人，一個也



沒跑掉，都是半夜里从床上被捆走的，一共有三四十人。

冠縣知縣朱瑞果是个很狡猾的家伙，在宋景詩領頭抗粮的时候，他知道當場如果抓人，一定要出乱子，当时便答应免征团練費，讓大家散去。半夜里他才派人下鄉去分头捉人，他以为只要把宋景詩这班領頭的人捉了，就沒有事了。沒想到他就沒捉到宋景詩。还有景禮、景書兩兄弟因为到別处赶集去了，当天沒在家，都沒逮去。景書說：“大哥一定到楊泰家去了。”他們便跑到冠縣七里韓村去找楊泰，果然一找就找着。

宋景詩正在請教楊泰說：“大爺，你看用什么办法把这几十个弟兄救出來？”

楊泰想了想，說：“救这几十个人不难，只是要干就大干，你宋大哥願不願跟我們白蓮教一齐大干一下？”宋景詩問：“怎么样大干？”楊泰低声笑道：“那就造反唄！”宋景詩想一想說：“鄉親們都活不下去了，这叫做官逼民反。除此，还有什么活路？”楊泰站起身說：“那末你來。”他就把宋景詩帶到后院子一个地洞里，跟白蓮教众首領一齐去商量。

二

当时白蓮教主張反对清朝政府，是个革命团体。东昌府一帶農民，約有半数人家都在白蓮教，莘縣、冠縣、邱縣在教的更多。莘縣白蓮教的首領是延家营的从政，邱縣的首領是張善繼，楊泰則是冠縣的白蓮教首領。从政早年因为傳教被清朝政府發配到新疆去充軍；在新疆他因为參加鎮壓張格爾起义有功，被放回來。回來后就做延家营白蓮教的首領。从政这时候跟清朝官府勾結得很好，早忘了白蓮教的宗旨了。但楊泰和

張善繼仍然主張領導農民起來革命。宋景詩和这三处白蓮教首領都有交情，但因靠近冠縣，跟楊泰就更親密些。楊泰手下的張玉怀、程順書、楊泰兒子楊朋嶺等人也都是宋景詩的好朋友，聽說宋景詩願意跟白蓮教一起干，大家高兴的不得了。

当时楊泰手下的白蓮教徒虽有很多人，但都是徒手的農民，分散在家里，要想起义还有困难。楊泰和宋景詩就派人到处散發傳單，叫大家繼續抗粮。凡是抗粮的老百姓，不管在不在教，投到白蓮教來，一体保护。这一下，冠縣、堂邑、莘縣、館陶的農民都紛紛來找白蓮教。楊泰和宋景詩便把他們分立做五大旗，編成隊伍。農民們明散暗聚，白天照樣在家耕田下地，夜里到白蓮教來秘密集合。这五大旗是：綠旗，楊泰和他的兒子楊朋嶺等率領，黃旗張玉怀率領，紅旗邵老文率領，白旗程順書率領，这都是白蓮教教徒的隊伍；不在教的農民都归宋景詩率領，叫做黑旗。这五旗的总首領是楊泰。

宋景詩和楊泰等人筹划了五个月，集合了上万人。但他們一無兵器，二無粮餉，農民們还不能举行起义。因此宋景詩便想進冠縣城去打救楊殿乙、張崇德等几十个弟兄。他想救他們出來，黑旗既有了將官，打开冠縣城，兵器粮草都也解决了。跟楊泰一商量，楊泰說：“好，就这末办。等打开冠縣城，五大旗就一齐动手。”

陰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生日，好多集鎮都有庙会。庙会有的是一連三天，有的是五天。他們決定乘着庙会期間动手，避免官府注意。事先楊泰和宋景詩挑选三百多个胆大心細的農民，讓他們在十九日都到冠縣白塔集和堂邑西北角的杏兒庄去赶庙会碰頭。另外下帖子邀了一百多位有武藝的英雄好漢，其中有在白蓮教的，也有不在教的，都是楊、宋二

人平常結識的江湖上好朋友，請他們也到這兩處趕庙会吃酒。十九日早晨，宋景詩去到杏兒庄，楊泰去到白塔集，先跟農民碰了頭，三百多人都到齊了。邀請吃酒的英雄好漢，兩處各到了三十多人，共合只到了七十余人。宋景詩和楊泰分頭向好漢們說明了計劃，大家都興高彩烈的說：“就干！”當時大吃大喝了一頓，然後分頭化裝進城。有的裝賣菜的，有的裝補鍋的，有的裝推車的，有的裝打拳賣藝的；但大多數人都裝着賣柴禾的，他們把刀槍藏在秫秸里，裝在大車上，混進城。

晚上，宋景詩和楊泰在城里碰了頭，一查點人數，七十多人少了五六個，連五大旗的首領在內，只剩了十八個人。那些人有的在半路上裝病回去了，有的說上廁所偷偷兒溜走了，有的在大吃大喝之後推說回家去拿傢伙，一去就沒有來。

楊泰氣得直跳腳，說：“什麼英雄好漢！弄種〔注〕！——這可怎麼辦？”

楊朋嶺罵這個罵那個，然後說：“明兒找他們算帳！先打一架再說。”張玉懷說：“先不談廢話。此刻怎麼說？”宋景詩的二弟景禮是個毛躁人，嚷道：“還有怎麼說？別說有十八個人，一個人也干！”宋景詩攔住兄弟，說道：“不是這麼說。既然進了城，又都帶了傢伙，不干也有危險。城外的弟兄，衙門里的孫八都在等着，要不干，反會出亂子。只要十八個人齊了心，一樣干得成。”楊泰、張玉懷都說：“對。”別人也沒話說。

到了三更天，宋景詩、楊泰、張玉懷、程順書、邵老文、楊朋嶺等一十八條好漢，從秫秸里抽出刀槍，拿油澆在秫秸上點着，立時間城里到處起火，火光冲天。

預先埋伏在城外的農民看見城里火起，也圍着三面城牆放起火來。

〔注〕 意思是說胆小無用的人，弄音 ㄋㄨㄥˋ。

